

楓城書訊

2025.10 | 中山女高圖書館訊 | 中山女青

《拼圖》

我們都是帶著缺角出生的拼圖。

有些人帶著模糊的輪廓，正努力尋找夢想的形狀；
有些人仍在摸索自己的邊界，試圖理解那未知的自己。

有些故事還未拼完，卻被時間悄悄收進抽屜，成為遺忘的片段。

有些人走進故事，才驚覺自己不屬於那幅畫面。
彷彿總有一塊拼圖，永遠無法拼上。

成長的旅程中，我們拾起每一次相遇的光影，
收藏每一次錯過的遺憾，體會每一次放手的釋然。
有些碎片來得太遲，遲到得幾乎讓人放棄等待。
但正因如此，才值得我們用一生去緩緩拼湊。

而我們的拼圖，從不只屬於我們。

在資訊碎片化的時代，我們學著拼湊出真相的全貌；
在青年困惑於未來時，我們努力尋找屬於自己的位置；
在集體面對不安與失落時，或許我們正是彼此那缺少的一片。

你是否曾為那一片遺失的圖塊駐足良久，
是否在某一刻相信自己總有一天，
會在一本書的字裡行間，一段旋律的韻律中，一個擁抱的溫度裡，
找到那塊，能夠填補空缺，讓你更加完整的碎片？
或許帶著斑駁的痕跡，帶著過去的傷痛與故事，
卻是獨一無二的，是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讓我們用文字，慢慢拼湊出那幅屬於我們的畫面，
那個曾被遺忘卻不斷追尋的夢，
那條仍在探索卻逐漸清晰的道路，
還有那些難以言喻的情感與記憶。
即使旅途漫長，即使圖塊破碎，即使拼圖未能完整，
也請相信，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唯一的形狀，
是這世界不可替代的唯一。

☆音樂分享

文/一敏 林宥岑

(建議在閱讀時聆聽甜約翰Sweet John的歌曲《親吻了再摸索》及
觀看此曲的MV)

如果你需要代寫一封信與點播一首歌，給那個在愛中傾斜的你/
妳。

致可愛的：

我們的愛是否是過錯？人們如此，世界如此，愛如此。這首歌是對於你的文本分析——第一次聽見這首歌時，我想起你，想起你與你的愛與你的可愛。

親吻了再摸索，吻痕總是比愛持久。混雜的鹽分嫣紅燥熱著生命最後一絲瘋狂，我們之間是如此曖昧不明。可以擁抱、親吻臉頰；不能牽手、無法信仰。在愛之前我們究竟在懷疑什麼呢？懷疑我們愛的不夠純粹/懷疑我們終將分離/懷疑我們只是做一場仲夏夜之夢，抑或是懷疑懷疑本身。

我夢到你了，阿芙蘿黛蒂。（用淒美形容太過籠統。人是有辦法在愛中全身而退的嗎？是否注定會有一方重傷抑或是兩敗俱傷？愛的本質或許是不斷消磨圓融。不是很確定該怎麼去看待愛，那令人恐懼，侵犯性的去佔領彼此。我給你想要的，你給我愛，從此我們狼狽為奸，交易愛，那是彼此的籌碼。哪天睡醒後發覺你不愛我了，我其實不會哭，因為失去的前提是擁有，而我沒資格。我們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了。誰留下誰，誰離開誰，我們都不再是彼此的優先順位。）然後我真正的醒來，月光透進屋中，而枕邊是你淺眠的呼吸聲，我們擁吻。

你知道的吧？儘管我們是那麼不堪的愛著。兩個受傷卻又相愛的靈魂啊，該如何把破碎的過去用愛填補？我們同樣畏懼承諾與假說，於是看似理性的停下步伐。

但你知道嗎？或許再真摯一些，一起逾越那些瘋狂與限制，拿出彼此心臟最純粹透澈的部分放在你的手心無限接近。痛苦卻又幸福的笑著，那才是真正愛。有些疤痕從未淡卻，但至少能依偎在彼此的懷中，再次看見清晨的朝陽升起。

我們晦澀，我們恐懼，但至始至終我們只是想要被彼此最單純而無條件的愛著。如果那是你在裂縫中重組，那麼抱緊了就別放手。擁抱時那條微小的縫隙，那樣窒息卻又心跳加速的瞬間，視線模糊從你肩膀與脖頸的餘溫蒸發，親愛的，我進入你了。

「擁抱著整片荒涼/當作別來無恙」

☆時事評論

《論颱風所帶來的人性碎片》

文/一智 蔡臻慧

2025年9月23日，強颱「樺加沙」挾帶著豪雨掃過台灣東南部地區，位處花蓮縣萬榮鄉馬太鞍溪上游的堰塞湖發生溢流，大量洪水夾雜著土石瞬間傾瀉而下，造成下游光復鄉和鳳林鎮等地的嚴重災情。

而這場嚴重的天災卻在幾日內迅速轉變為政治攻防戰，引發各界對於花蓮縣政府及中央政府防災責任的激烈討論。

BBC 外媒報導指出，大多數罹難者的遺體在一樓民宅中被發現，疑似因撤離不及而罹難，多位里民表示並未收到當日鄰里所發布的撤離廣播。而在花蓮縣政府接到中央指令，指揮疏散之時卻因此次疏散並不具「強制性」，僅呼籲民眾前往高處避難，而導致許多居民未及時離開家園，自此被掩埋在這混濁的洪流中，成為家人心中那一塊再也找不回來的殘缺拼圖。

但在這破碎的家園拼圖中，有些拼圖帶著力量，傳遞希望到黑暗的裂縫，支持著大家一起清理惡土，重新拼合這片土地。災後第三天，一位來自花蓮光復的76歲阿嬤，戴著斗笠、穿著印花裙，提著一籃熱騰騰的肉粽，送到救災現場。她說：「我拿不動鐵鏟，但我會包粽子，志工吃飽一點，比較有力氣。」160顆肉粽，像一塊塊散發著溫度的拼圖，串起了人與人之間最真實的情感。那不是宏大的口號，也不是鏡頭下的表演，而是一種最樸素、最堅定的善意。

災難讓人看見脆弱，也讓人重新感受到連結。有人從外縣市驅車趕來搬運物資，有人默默捐出帳篷與乾糧，有醫生自願駐守山區診所，有學生成立線上資訊平台協助災民報平安。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拼起來卻是一幅巨大的希望圖像——那是社會集體情感的重構，是人性在廢墟中的回光。

我們不可否認，這場災難帶來的損害讓人們對於現今社會保障的安全發出質疑，如同找不到能夠完美拼湊起的拼圖碎片那般令人著

急，但一場災難帶來不僅僅是讓我們警惕起來的悲劇，同樣也有那在角落漸漸散發著光芒、源自最純粹善意的人性碎片正竭盡全力地援助他人。現今社會的快速步調或許的確淡化了人與人之間彼此的連結，但正因如此，我們才更應該去相信，那塊屬於人心深處善良和溫暖的拼圖從未缺席。

《擁抱無旅行常態》

文/二孝 江少華

幾年前社群媒體日益普及之時，青少年如何看待充滿誇飾的網路世界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當新冠疫情將要落幕，口罩使大眾看見了新世代的「容貌焦慮」；而時序進入2025，如今「無旅行焦慮症」正悄悄萌芽於Z世代的世界中。

如字面所說，「無旅行焦慮症」便是「未安排旅行計畫」所造成的焦慮，而其正於Z世代之間猖獗的原因也不難想像。在這個社群媒體早已成為必需品的時代，放假日一打開手機，便是同學們出國旅行的限動和貼文，搭飛機、吃美食、走遍觀光景點，難免令人羨慕。而青少年正值重視自我價值、常與同儕比較的年紀，自然容易去思考，哪裡也沒去的自己是不是過得不夠充實？原本開開心心的假日因此逐漸被忌妒和焦慮感給佔據。

這樣的現象讓我想起了當時造成容貌焦慮的主因之一——倖存者偏差。疫情以後的青少年之所以持續用口罩遮蓋口鼻，很大的原因是因為社群媒體上的藝人明星看起來總是面容姣好，顯得手機前「長相普通」的自己五官越看越不順眼。然而，那些精緻的自拍照，難道

能展現出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真實樣貌嗎？當然不能。社群媒體上的照片看起來之所以無瑕，除了早已經過修圖，還因為這些照片的主角本就是透過挑選、符合「大眾審美」。而自認為「長相普通」的青少年們，其實並沒有為了外貌心虛的理由。倒不如說，世界上大部分人，長相本來就稱不上頂尖，甚至可說這樣才算是常態。

同樣的脈絡也可以看清「無旅行焦慮症」的不合理之處：社群媒體所呈現的旅行，當然是豐富、充實又令人羨慕的，因為枯燥的轉乘、在異鄉不慎迷路、吃到不好吃的料理，那些不體面的時刻即使佔了大半，也絕不會有人分享出來。再者，出國旅行本來就是偶爾的活動，在家中放假的大有人在，甚至佔多數。社群媒體卻讓使用者只能看見他人風光的旅行和此刻滑著手機，整個假期看似一事無成的自己。

想解決無旅行焦慮症，靠的當然不是「不使用社群媒體」，而是在瀏覽他人豐富「日常」、按下愛心並撰寫讚語的同時，清楚眼前所見的風景、佳饌和自拍皆是一時之選，而非常態。學會擁抱常態，無非是Z世代肯定並接納自己的一大步。

《花蓮堰塞湖洪水——從殘缺中勾勒重生的輪廓》文/二信 黃湘涵

2025年9月23日下午，夾雜土石泥沙的大水在短時間內漫過花蓮馬太鞍溪下游的城鎮，包括光復鄉、鳳林鎮。截至9月27日，有16人死亡、82人受傷及6人失聯。這場水災成為近年花蓮最嚴重的災難之一，引起國內外各界的高度關注。

2025年7月，強颱薇帕外圍環流導致花蓮萬榮鄉上游大規模崩塌，阻塞河道形成約高200公尺、蓄量2億立方公尺的堰塞湖，因無法人工消除，7、8月時僅處於監測狀態。而強颱樟加沙帶來的連日豪雨導致堰塞湖溢流，並以預料之外的速度湧向市區。

造成這場災難如此嚴重的主因是「疏散不及」，官方僅「呼籲」撤離避難，並未強制執行。受災區的居民多為長者，行動不便加上對科技的不熟悉導致接收資訊延誤，才釀成悲劇。而這應向誰究責，各界眾說紛紛。但可以確定的是，堰塞湖的溢流不只導致生命的逝去，居民、遊客財物損失，甚至讓原住民文化加速流失，造成自然環境的破壞，並在居民、罹難者家屬和全臺民眾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傷痛。

與此同時，一群熱血的臺灣民眾穿著雨鞋、帶著鏟子，自願踏上泥濘的街道，全力投身於救災行動。他們除去混濁的泥沙與冰冷的污水，一點一點讓昔日美麗的街道重現天日；他們送出熱騰騰的食物與溫暖的衣物，一點一點驅逐空氣中的寒意與啜泣；他們把手疊在一起，讓淚水、笑容、絕望、希望交織成屬於臺灣的堅毅與溫柔，瀰漫在溫暖的夏夜。無法到現場的民眾也透過捐贈物資、募款的方式為災民盡一份心力。鄰近縣市的消防隊、國軍、慈濟的志工們也趕赴災區，與居民並肩奮戰。這些跨越地域、身份與背景的伸手相助，編織出一道無形卻堅固的連結。正是這份連結，讓彼此的距離不再遙遠，讓孤單的痛楚化為共同的承擔。

這場災難讓我們看見韌性與互助的力量，也揭露出了防災體系的不足。天災或許無可避免，但悲劇卻不該一再重演。唯有將這份信念化

為長遠的制度改革與社會責任，我們才能在下一場風雨到來時守護彼此，攜手走得更堅定。

☆純文學創作

《夏花》

文/一仁 許芸濤

直至今日，你仍在路上。

有太多，是非得親腳踩過某條路，才能拾獲的，而那一塊，又要歷經幾次遞嬗的等待，才能在你身體裡尋到某一隅安然留下。

知曉著自己的不完整，一路上都在尋覓著滿意的拼圖。

有些人掏出邊緣平滑的碎片，試著拼出安全範圍，框出奇蹟被允許降臨的面積。

而你的故事仍然輪廓未明，你還是好奇著手握著的故事裡頭會有什麼形狀的碎片，又是不是契合你，遠遠的，一片白雲經過了你無盡的遐思，你抬頭望，直到那片白悠悠的來到窗前，成為了一片拼圖，於是開始記得那些佇立在生命渡口時曾有的迷茫與細小的期待。

深邃的白不經意地將故事鋪展了開，爾後一點點的填上了顏色。

抽泣聲驚擾你的波濤，輕易蓋過本就聽不真切的蟬鳴，她慢慢收緊擁抱，你不自覺地踮腳迎合，屬於青春的脈搏劇烈的跳動，蟬鳴蛙噪在你捨不得鬆手的擁抱裡得到了未曾想的力量，足以隨時將你拉進

那一塊拼圖裡——那一塊萌芽於淺橙色仲夏的愛情，未經允許的留在了你的故事裡。

這片拼圖讓你遲疑，同儕的畫面裡不見這些色彩，親愛的人也並不期望看見畫面裡有這樣放肆的顏色，你會想，是不是錯放了？你開始想，或許先框架住才是正確的，因你不確定能夠承擔意外的拼圖。

藉著蜂擁的人潮，她第一次牽住了你，指尖有些僵硬，你沒有準備好勇氣直視她的背影，只是微微踉蹌地跟隨她，葳蕤無聲綻放，開得滿山遍野。

終於，至親的不支持再也無法動搖你一點了，即使他們想要替換掉這一塊，即使他們想要改變他的顏色。

縱使離圓滿還有好大一塊留白，至少你不再將組成你的視為試錯，曾被你尖銳質疑的拼圖也找到了它的位置。

長風呼嘯而過，挾著你不可究詰的夢赴往遠方，你仍在路上，仍在尋找。

《致盈月虧缺的你》

文/二慧 陳沂莘

曾於人間失格中閱見：「回首前塵，盡是可恥的過往。」一句如此觸動我內心、讓我淚流不止的聲音，彷若靈魂的尖銳與吶喊。倘

若以如劇中主角的人生般這麼悲傷的故事來為人生下註解，是否能與我更加契合呢？

這令我沉思良久的句段，許是源於自身的經歷吧，畢竟自小，不論是學校亦或是補習班，不管是大群體又或是小團體，我總是無法融入大家。我是浮在整碗清水上的油汙，傷了自己的心又汙了他人的眼，卻始終與之分離而永遠無法相融；我也是輪齒無法與身為「核心」的「大齒輪」啮合的「小齒輪」，是打印時就不慎出錯的零件，是不該被出廠的瑕疵品；我更是那塊邊角凹凸不平、卡榫參差不齊的拼圖，是充滿了殘次早該被扔棄與被團體捨棄的累贅。

這些想法巧似鋪滿了尖刺的藤蔓纏上了我的意識：「不是第一次遭到嫌棄了，安然地疏遠就是最好察覺的時候。」、「要安靜地一個人離去嗎？」、「這世道難道容得下你嗎？」諸如此類的話語不停地擊打著我的耳膜，大腦成了一片空白，早已失去了對於理智的掌控權。等到因劇痛回過神來時，才發現青藤原來是充滿毒素的青竹絲，而我的雙手也已破碎地面目全非。

但當那種因一時的情緒潰堤而滿溢了血水的傷口卻是折磨的開端，一條一條的血痕充滿著病態的色調，可是沒有任何的美感讓人憐惜，只有積聚了嫌惡與疏離的膿瘍。在血痕乾枯而拚命搓揉洗去時被肥皂水刺激地陣陣發痛，又在結痂時乾癢地無法遏止地去刮弄，而在其中的等待總是充滿了壓抑的氣氛與冰冷的眼神，讓我無地自容。結果最後仍是舊疾復發，痊癒的那天直似望不到盡頭的陰天。

我好似總在把自己的靈魂切傷，總在讓紙片質的碎屑落滿每一載的年華，猶如在歲月中雕刻自己的藝術家最終仍舊無法成就出讓這個凡塵滿意的作品。每每回首時，只會發現自己離「必須」打造出的形狀又更加地遙遠，想要與他人共組成那璀璨的光景終究只是妄想一片。而這份悲痛讓我成了行屍走肉的空殼，混混沌沌地數著謝花與落葉。

這般渾渾噩噩許多年後，在經歷世態的洗刷後，不知在何時又竄出的臆想卻讓一切都變得簡單。原以為要構想出自我的拼圖有如登天般難，但後來發現似乎當自己放下這個執念後，便沒有所謂的「必要」了。丟下對於「完整」的執著，用這具坑坑疤疤的軀體去做獨屬於自己的人生藍圖；選擇退居暗處、沉進嗆鼻的纖塵裡，做一朵不會綻放的花，便不必感傷於人群的遠去與恐懼於光芒的離去了。

那麼僅致盈月虧缺的你與不再淚流不止的我，願以《人間失格》作為那無比般配的判詞，把曾經的悲愴磨成將被風所遺忘的塵沙，將未來塑成自然風蝕的形狀。如若時過「望日」的盈月開始虧缺般，殘缺卻仍帶有堅定的美與柔和的光，做自己真心所抉擇出的「樣貌」。